邮箱:
3213456266@qq.com

□主编:郝　良
□编辑:林　海

你要学会拒绝

□晨晓

我是一个不太懂得拒绝的人。我心软,我想在所有人面前表现出八面来风的样子,我想成为一个在人们眼里成功的人,我想荣归故里,却不想锦衣夜行。

我是一个对故乡非常看重的人。一个人如果没有心灵里的故乡,无疑是一个弃儿。这些年我在城里漂泊,心里之所以还有一个落脚的地方,那地方就是我老家的一个村庄,我的生命,在那里触满了顽强的根须。老家村庄的人看重我,还不是认为我能写一点小文章,混得一点虚名而已。我不想把这个虚名也浪费掉,不过,这个虚名真把我害得好苦。

老家的人都把我的虚名当作生产力了,老乡们认为我在城里神通广大。有年春天,堂伯和一个村里人悄悄来到城里,他俩在夜色掩护下,扛着两个胀鼓鼓的大麻袋来到我家,里面装的是腊肉、核桃、黑木耳等乡里土特产。我对堂伯嚷嚷道,伯啊,你来我家,还送这些东西干啥呀,把你侄儿都看成啥人了。堂伯嘿嘿嘿笑着说:“侄儿,这不是送给你的,是要你送人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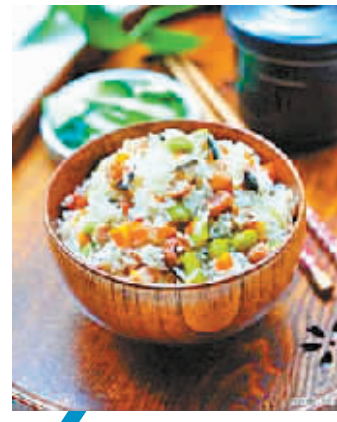
原来,老家的村民们集资修了一条土路,告别了肩挑背扛的日子。不过这条路是修通了,但遇到雨天就十分泥泞,汽车根本走不动。乡民们想争取上面的项目资金,把这条路硬化成水泥路,自然,他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。堂伯说,我们都知道你在城里混得不错,认得城里好多官员,这些土特产,就是让你去送给某部门领导的,也走动走动。我一时也不好拒绝,嘴里还哼哼哈哈念着主管交通部门的那领导的名字,仿佛他是我哥们儿似的。平时我回到村庄,和乡民们围坐一团喝了大酒,也在他们面前吹嘘,我在城里是如何如何风光,说乡里有啥事,可以找我。我和乡民们喝酒,总是很轻松,喝着喝着,就到墙角蜷缩成一团了,那是我最舒服的状态。这些年,我似乎也真给乡里帮了一些忙,比如,村里一头母猪难产,我电话通知畜牧局的朋友赶到乡里帮助母猪顺产,帮助一个乡里孩子进城读了重点学校,帮助一个单身汉娶了一个饭馆里的洗碗女工等等。乡亲们都念叨着我的好。

那次,我请堂伯和来人喝了酒,酒劲上来了,我对他俩说,这事儿问题不大,问题不大。后来,其实问题很大,我不但没把土特产送到那领导家里,还受到了严肃批评:“上项目,哪有你这样随便啊,原则、政策,还坚持吗?”村里的路还是土路,每次回去走在那条土路上,我都如履薄冰。所以感觉每一次回去,我都做贼似的心虚。还是堂伯理解我,他长叹了一声说,侄儿啊,办不到的事儿,不要随便答应人家。

我给一个文友承诺,销售他自费出版的诗集200本,好不容易只卖出了10本;我答应给一个爱好书画的朋友送幅某名家的书画,结果那名家给我开出了高价钱;我答应给几个外地腊月里盼回家过年的人买返程飞机票火车票,结果人山人海中我倒被挤翻在地;我甚至答应给一个喜欢吃野味的人送一头活野猪,结果野猪没搞到反被人言咬了几口……这几年来,我虽然没有拒绝多少人的要求,但大都办得一塌糊涂,把人际关系弄成了一张破鱼网,这些没实现要求的人,有的和我绝交、冷落,有的在背后扦击、奚落,我的热心肠,倒让我成了一个孤家寡人。

我之所以答应他们的种种要求,说穿了,我是想做一个大好人大能人,骨子里我其实是一个虚荣心很强的人。由于不善于懂得及时拒绝,没有原则性、灵活性充分评估自身能耐就匆忙答应、承诺,让我成了一个常受到良心拷问的痛苦“网中人”,是我自己把自己囚禁在了一个不自由的笼子里。

从今以后,我要学会拒绝了。



邻居刘姐

□孙效东

俗话说:远亲不如近邻,近邻不如对门。刘姐一家的到来正应了这句话。

刘姐年长我们好几岁,是个善于交往的人,闲来无事就常来家坐坐,家长里短闲聊。没有多久,她对周围的人比我这位老住户还熟悉。

同在一层楼居住的刘姐永远不会闲着,上班之余不是串门,就是在家里收拾那些坛坛罐罐,夏天晒苦瓜,秋天晒花生、黄豆、做海椒酱,冬天腌萝卜干、萝卜丝。反正一年到头,总有她忙不完的事。

由于居住在顶楼,她自己找人背了一些土,种起了自己的菜园子。一年四季各种应季蔬菜瓜果从没间断过,而我们自然就成了受益者。

刘姐还是一个热心的人,做了好吃的东西,便会端来让我们品尝。左邻右舍谁家都吃过刘姐的特色饭菜。有时我出差,妻子刚回到家,刘姐或者顾哥(刘姐的丈夫)就说:“陈医生,饭给你煮起了。等一下就给你端来!”初来乍到,就这样弄得我们不好意思起来。而她呢,却依然故我。慢慢地我们也逐渐适应了她的热情与“不拘细节”。

可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。

几年前的一天,刘姐在闲谈中说她最近老是咳嗽,吃了好多药都不管用,邻居们就建议她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。第二天一早,刘姐就来到妻子工作的县医院,先是拍片、又是CT,一番检查下来,检查的医生对陪同的妻子说:“怕是不好!最好还是到上级医院再复查一下!但要作最坏的打算!”妻子有点不敢相信,但又不得不告诉刘姐的丈夫。不知道顾哥是没有听明白还是不相信这个结果,反正是一声不吭地就走了。

过了一阵,妻子到病房去,途径一个屋角,听到有人在嚎啕大哭,仔细一听原来是顾哥一个人躲在那里伤心地哭泣。一个大男人,一个五十刚出头的大男人一把鼻涕一把泪,嘴里还发出哽咽的声音,不到特别伤心绝望的时候是不会有的。

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,只是未到伤心处。

到上级医院复查下来,结果依然如此。求医是必然的,通过熟人到了省肿瘤医院。手术、化疗、放疗,连续地反复治疗使刘姐那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掉尽,最后不得不戴上帽子。更艰难的还不是放疗、化疗,而是一点胃口都没有,吃点东西胃里就犹如翻江倒海,我们看着都不忍。

可刘姐依然强忍着、坚持着,吃了吐,吐了她还是坚持吃。刘姐笑着说:“人从生下来就在走向死亡,死亡是必然的,但生命是可贵的,说什么也得搏一搏,不到最后一刻我绝不轻言放弃!”

就是凭着这股坚强的意志和毅力,凭着她对儿子、丈夫的牵挂与不舍,凭着她丈夫无微不至的照顾,刘姐最终还是战胜了不可一世的病魔。

许多后于她确诊的癌症患者,早已是阴阳两隔,墓茔上的杂草已换发了好几茬。可刘姐至今依然健康快乐地生活着。

日子不是租来的

□雪里梅

朋友辗转租到一套房子。可那是怎样的房子啊,客厅卧室陈旧破败,厨房四面的墙上都是油腻,连灯泡也没能幸免地粘着厚厚的油渍。卫生间地板破裂,马桶污渍斑斑,水箱的拉绳只剩下短短一截。

想来人还没住进去,心已灰了一半。但又不好说什么,房东靠出租赚钱,租客匆匆而过,哪里肯用心爱惜。

朋友思忖片刻说,收拾好,他就搬。然后,忙得影子都不见。

半个月后,我突然接到朋友的电话。他热情地说:“喂,来我家坐坐吧,就当暖房。”

他的家,我走进去,吓了一跳。墙壁雪白,地上铺了整张的地板革,清新淡雅。厨房换了灯具,安装了换气扇,放置了碗橱。朋友点火做饭,端出精致的四菜一汤。我们坐在明亮的客厅,吃着热菜热饭,竟有了温馨的感觉。

放置在走廊的冰箱上,贴着可爱的卡通图案;阳台上,养着几盆漂亮的花儿。

“我换了新马桶,旧的实在不像样。厨房的墙,铲了一层才彻底弄干净。”朋友边洗碗边向我汇报。

“何必呢。房子不过是租来的。”我啃着苹果没心没肺地说。

“我知道,房子是租来的,可我过的日子不是租来的。”低头洗碗的朋友专注地说。

他是个对生活热情得近乎执拗的人,我们被他的这种劲头吸引。

这次被吸引的是房东。他跟朋友说,冲着朋友为房子所做的事,他可以放心让朋友租住下去,直到朋友愿意搬走为止。

应该是这样,不辜负生活的人,终不会被生活辜负。